

大别山腹地的岳西县，天高云淡，茶色生香。红瓦、白墙、梯田式的茶园串起了大山里一座连一座的村庄，村庄背后，是红星照耀的一代又一代农民。

农民的背景永远是土地，也只有土地。在那片叫石板冲的地方，我的母亲从19岁嫁过来开始，便以一个农民的身份，每天天不亮开始劳作，日落还不得歇息。“四季豆要盖草灰了，西红柿苗要栽了，黄瓜藤要上架了……”直到倒下的那一刻，她都在念叨着与土地有关的点点滴滴。时间一年年过去，她认真遵循着时令将屋前种上各种蔬菜，屋后栽满茶叶，那一畦畦菜园，一垄垄茶园就是她全部的心血。那时父亲微薄的薪水完全不够家里五口人的开支，加上我们兄妹三人读书，茶园就是经济的支撑，菜园就是生活的指望。

茶叶作为家庭主要的经济来源，忙前忙后几乎贯穿了一年中的小半年。一般年过完以后，家家户户开始将菜地刨刨土翻一翻，到茶园里除草、施肥，这样茶枝才能长得茂盛。从小跟在后面的我们知道，只有施过有机肥的茶叶长出来形状才是毛茸茸的，茶尖厚厚的，这是明前的第一道好茶，是翠兰也是我们这里的“毛峰”，多数都直接卖鲜草或者制成干茶留给自己最珍贵的客人，自己家是舍不得喝一根的。

小时候家里做得最多的就是炒青，也就是有名的岳西炒青。炒青制作成本比翠兰低，茶味也比翠兰浓，人们常说“管水”，一般三泡都还有茶香，更适合农村人干活解渴。到了五月，天气渐暖，茶叶开

山谷里的雾被染得和朝霞一样红的时候，我们的考察队伍出发了。兵分两路，一路在附近山上考察古墓和碑刻，另一路穿越人迹罕至的杉山峡谷。鬼使神差，我加入了后者队伍。我觉得这样的穿越是一次挑战，更神奇、更刺激。

从宿营地朝南，顺山路前行不到一公里，向导领我们十来人钻进一条羊肠小道。小路两边，古树参天，浓荫蔽日。脚的右边，是一条宽而深的山沟，沟内杂花生树，流水潺潺。迷人的景色引得我们不住地拍照。向导急得连声催促，这才刚刚开始，好景还在后面。我们仍然贪婪地拍摄着，快门声，欢笑声，脚步声，随着微风飘荡在山谷。

渐渐地，我们喘气的声音粗了。虽然沿途的瀑布、流水、怪石和奇树不断地闪现，一处比一处美丽，但是，疲劳向我们袭来，干渴向我们袭来，饥饿也提前向我们袭来，我们拍照的兴趣被身体的不适牢牢地拽住了。走一截，就要歇一会。遇到宽敞的场所，抽烟的抽烟，喝水的喝水，不断有人焦急地问向导，还有多远。向导说，先要走到谷底，然后再从谷底翻越到另外的出口，现在还没走到三分之一，越到后面，路越难走。有女士发出了恐怖的尖叫。

母亲的江山

汪乐园



黎明 汤青 摄

始飞快生长，做翠兰茶有些偏大，泡出来不好看，加上茶价一天天下跌，小而精的炒青茶就上市了。制作炒青不像翠兰对形状那么讲究，家家户户可做。记忆里，一到傍晚，火速吃完饭，母亲就把锅腾出来，一口锅烧水，一口锅开始手工翻炒，另一边，地上生起炭火，四周围几块青砖，架上烘焙，这常常是安排给我的活。我一边听着母亲翻炒茶叶的沙声，一边跟父亲说着家里的琐事，虽然忙忙碌碌，虽然还是泥地瓦屋，但一家人团在一起，还是觉得很温馨。

手工制茶讲究个工艺，母亲虽

不懂什么是工艺，但操作起来很有章法。既要看天做茶，也要看茶做茶，天晴时当天摘出的鲜草摊开晾干水分待晚上炒制，雨天的茶叶俗称“水草”，做出来是不好喝的。“青茶做青”“黄茶闷黄”的炒茶技艺，讲究的是日复一日的积淀。从鲜叶到干茶，母亲靠多年的手工经验掌握温度和火候，熟练抖、搭、撮、捺、甩、抓、推、扣、压、磨的“十大手法”，我们平时常做的是抖、捺、甩、抓、推、压这几种，每一种手法都直接关系到成品的茶色、茶形、茶味和茶香，马虎不得。虽然手工制作不如机器方便快

穿越

檀长乐

向导没有欺骗我们。再向前走，确实没有路。路边的岩石布满绿绿的青苔，脚下的泥土覆盖着枯黄的落叶，手摸上去，脚踩上去，滑溜溜的。蟒蛇样的树根横在路面，不时把我们吓一跳。我们都弯着腰小心翼翼地走。我正一心一意地吭哧吭哧着，头上砰一声，脑袋嗡嗡一响，额头上立即火辣辣的，眼镜掉到脚下，原来我的头撞了树。没有人注意我的狼狈，人人都在节约着宝贵的体力。

队伍越拉越长，稀稀拉拉的。向导不断来回提醒我们。我埋着头默默地走着。汗水不断地从额头滴到脚前，从背心渗透衣衫。出发时带的两瓶矿泉水早已喝光，可嗓子依然干得冒烟。又见到一个瀑布，瀑布落脚的地方，散布着许多褐色岩石，岩石之间有一汪汪清泉。我像饿狼一样扑了过去，跪到泉边，掀起屁股，把头埋进泉水，久久不愿抬起。我想让冰凉的泉水来驱散我难挨的疲惫。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掉队的。我

把湿漉漉的头从泉水里抬起来的时候，听见一声有气无力的笑，原来是同行的教授阿红，她掉了队，她问我怎么走。我们处在峡谷底部，左右都是悬崖峭壁，中间是怪石嶙峋的河谷，手机没有信号，前后不见人影。我到左边探探，不像有人走过。朝右探探，也不像有人走过。流水的哗哗声格外大了，有一种鸟的叫声像婴儿在哭。我只好回到原来的位置，无奈地苦笑。我不能肯定后面是否还有人，即使有人，也不能肯定他们就能走到这儿来。茫茫的大山和深深的峡谷吞噬两个人，好比大海容下两条鱼。想到这里，心里升腾起一股凄凉，一种悲壮。

几乎绝望的时候，阿红一声欢呼。师兄老周和几位教授的出现，让我们兴奋不已。曾经在这片土地上担任过多年领导的老周，气喘吁吁地提醒我们，一定要保存体力。最后的路是最难的，最险的，穿过这段，就到了出口，就是高山平原了。

接下来，我们个个都成了猿

捷，但炭火烘焙的炒青就是独具别味：远看，其形卷曲如螺，色泽青翠；近闻，一收一撒间，火的气息与茶叶的清香水乳交融，悠悠的香气在锅中不断升腾弥漫。赚钱不易，茶农辛苦，那个季节，母亲就这样一锅一锅地翻炒，经常炒到凌晨一两点，五点又爬起来背着竹筐继续上茶山摘茶，常常休息不到四个小时。母亲比打江山的战士还累。

在高强度的连轴劳作中，母亲突然倒下，在一个中午她发现右腿不能用力，半边身子已经不听使唤，曾以为自己铁打的身体，给了她重重一击。于是，剩下的日子只能拖着病恹恹的身子往返医院间，手术后十几次的化疗放疗把石板冲那个坚强如铁的女人折磨得不成成人形，在病床上无数次流下了不舍的泪。我曾问她：“妈妈，若身体还能回到从前，您还像当初一样劳作吗？”她眼噙泪水望着我，不回答。我知道，这份不舍包含着太多太多，有家，有土地，有牵挂。

一碗清茶，岁月如梦。茶地里疯跑的丫头早已长大，锅台边上我那笑盈盈的母亲已去世多年。她把一瓦一土当作自己毕生的事业，一生劳作，可走时她只带了一抔泥土，在那个向阳的山坡。她丢下了含辛茹苦一辈子打下的江山。

一草一木，一岁一枯，时光匆匆，太多盛放与凋零，太多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遗憾。那些关于母亲的美好，都洒在门前的这片土地，无奈，只剩遗憾了。想起以前在新年的日子里，大家聊着家常，她系着围裙，说到春天，她的眼里又开出了火焰，她仿佛在刹那看见了自己的盛世江山。

猴。我们在悬崖上胆战心惊地行走。我的双手颤抖得厉害，寻找着一切可抓的石头、树根、甚至一丛小草；脚先伸出一只，小心翼翼地探索，确信能够踩牢了，再踏过去；心脏剧烈地跳，蹦蹦跳跳像打鼓，响声超过了脚下深处的瀑布。一棵因为山体滑坡倒下的杉树横在前面，树梢伸到峡谷深渊中间，树根连着不多的泥土，风一吹，呼啦啦朝下面滚，看那样子，似乎我咳嗽一声，就会滑下去。它就那么挡在我面前，那是一条唯一的路。那一刻，双腿虽然在不住地颤抖，但是心情却出奇地冷静。我把眼睛紧闭了一会，深深地呼吸了一下。我听见了自己牙齿交错的响声，像吃蚕豆一样。我在心里庄严地对自己说：拼了！

当我疲惫不堪，踉踉跄跄地走到出口的时候，我的眼前一片金黄，那是正午的阳光，也是我的心情。

